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今年4月13日,当许多中国读者正在为君特·格拉斯的离世唏嘘不已,慨叹着逐渐凋零的文学大师们时,同一时间的大洋彼岸,对拉丁美洲具有旗帜意义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也正在被广大人民缅怀,这位在中国被喻为拉丁美洲“鲁迅”的作家,因癌症逝世,享年74岁。

翻检拉美文学记忆,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然后一路蔓延为近来热火朝天的波拉尼奥,他们带来了拉美的魔幻与炽热;博尔赫斯和聂鲁达让我们领会到了超凡的想象力和极致的浪漫;而加莱亚诺似乎有些异类,他对历史的珍爱,对文字的求简,对政治的狂热,都使他脱离于传统意义的拉美文学作家。在西班牙语中有一个词汇叫“comprometido”,延伸到西班牙语文学史中意为承诺文学,特指那些对社会现实极具关注,并勇于承担责任的作家,加莱亚诺正是此类作家的代表。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年9月3日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14岁即辍学,先后做过新闻记者、工人、收账员、广告画家、信差、打字员和银行出纳等工作,他很早就以左翼身份投身到新闻事业,20岁时更是为工人阶级创办过报纸,31岁出版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震惊了整个拉丁美洲,曾被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政府列为禁书,也迅速成为了拉美左派的“圣经”,对拉美左翼年轻人影响深远。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也是国内读者得以认知加莱亚诺的最早中译作品。作家自己在很多年后称之为“用传统左派语言写出的文字”,

所谓传统左派语言就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在激荡的情怀牵引下一蹴而就的作品,它很容易激发人们的热血,因为它总是毫不掩饰地直陈不公,它可能缺乏理性、客观、缜密,却具有绝对的热忱、真挚、纯粹,这也是源自大多数年轻人对世界尚抱有虔诚的信仰,力图通过自己的发声来洗涤这世上的种种不公。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加莱亚诺以饱含激情的文字回望拉丁美洲500年的殖民历史,立足当下痛陈后殖民体系下的资本罪恶,他以美洲原住民的视角还原了一个不一样的美洲。视角是历史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的关键所在,历史的真相从来不会以它客观存在的样貌呈现,总会夹杂在主观意图中,而那些意图往来自话语权的掌控者,加莱亚诺说他想“帮助恢复历史的气息、历史的自由和历史的说话能力”,正是力图以另一种视角“还原”历史,他也确实在许多作品中以克制的心态让历史讲述历史,但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却不能完全归于此类,它是作家“用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文版

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一部主观存在感过于强烈的作品,该书甚至开启了作家的流亡生涯,而在出现过切·格瓦拉这样自由战士的土地上,情怀充盈恰恰是民众们所渴慕的,以致于作家晚年公开声明因为曾经过于“笨拙的语言,我今天不敢再重读那本书了”时,引发了哗然。但是在我看来,那只是作家对自己创作的一种修正,不过奈何此书无论在美洲,还是世界,似乎都成为了加莱亚诺标志性的作品,特别是当中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有了某些重叠后,确实有警醒之效,可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作家逐渐成熟后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

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之后,加莱亚诺开始更为明确地树立起自己的创作风格,以历史为原点,着眼世界,通过碎片式的捕捉,言简意赅的叙述,搭建起了他的马赛克之书。其中最为磅礴的一部就是历时9年、经过30余次修改、在1982年到1986年间出版的《火的记忆》三部曲,作家试图通过对历史的挖掘重新定义美洲被扭曲的历史,全书采用编年体的形式,糅合了诗歌、传说、神话等多重表现手法,再现了从哥伦比亚发现美洲大陆到1700年后,两个多世纪以来这片土地上鲜为人知的历史。

当然,这种辞典式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书,无论查阅如何多的史料,也难免演绎,但是正如此书的译者路燕萍所言,加莱亚诺试图通过很多独立的小故事,以“好似锁孔中看到的历史”的方式来恢复历史气息,拯救拉美记忆,揭示被掩盖的历史。

而这种独立、零散、文体不一,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撷取历史尘埃的书写方式成为了加莱亚诺整个创作生涯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的《拥抱之书》就是由191个故事组成,2004年的《时间之口》上升到333个,而2009年的《镜子》更是多达600余则,即使是比较类型化的关于足球的随笔集《足球往事》也采用了相似的写法。《足球往事》初版于1995年,但是据闻从出版至今,每隔4年加莱亚诺都会添加一些新内容,然后再版,国内可见的中文版收尾于2006年

世界杯,此时该书已经拥有了161个篇章。

不得不说,过度碎片化的写作确实很容易造成记忆缺失,源自历史细节的瞬间在接收上非常容易转瞬即逝,有些过于平庸的铺陈和过于清浅的描述都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另有一些



《火的记忆》三部曲

极其洗练的哲思和寓意深刻的故事却非常引人遐思,加莱亚诺经常一针见血地直陈时弊:我们发明了武器用来自卫,却被武器夺了性命;我们发明了汽车用来行路,却被汽车挡住了脚步;我们发明了城市是为了彼此相聚,却被城市疏远了彼此。我们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机器(《镜子》)。也可以含而不露道出真相:一天上午,有人送给我们一只豚鼠。它来的时候被关在笼子里。中午,我们开了笼门。傍晚我回到家里,发现它仍和我离开时一样:待在笼子里,挨着笼条蜷缩着,

被自由吓得浑身发抖(《拥抱之书》)。更会辛辣直接地言及伪善:双塔楼倒塌几个月后,以色列轰炸了杰宁市。巴勒斯坦难民栖居的这片土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里面满是掩埋在废墟下的尸体。杰宁的这个坑跟纽约双塔楼的坑一样大。然而,除了那些扒开瓦砾寻找亲人的幸存者,又有多少人看到它了呢(《时间之口》)。所有这些思想火花皆源自一颗对拉丁美洲抱有深厚情感的炽热之心,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而这也正是“comprometido”作家的本色。

显然,加莱亚诺身上这种浓烈的左派色彩会让他的作品离政治更近一些,情感也会更激进一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能读出那份强烈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在他狂热的球迷身份上体现得更

加淋漓尽致。世界杯期间的闭关,为捍卫足球版面与合伙人们的争执,凡此种种都与拉美另一位知名的作家博尔赫斯截然相反。或许在这样的对比中,我们能看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博尔赫斯明显更加关注思想深度的延展性,而加莱亚诺在意的是思想现实的效应性,我们惯常接触的拉美作家大多数属于前者,无论他们是以魔幻还是以现实的手法书写,都不失精工细琢和雾里看花的深远,惟独加莱亚诺选择了言简意赅的坦陈。在对拉丁美洲的情感上,比起其他作家的浓烈,加莱亚诺近乎赤裸,他的犀利、尖锐、透彻、激烈和执著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攻击性,可也正是这种攻击性,能够让他更清醒地认知美洲的历史,认清体制下的种种不公,然后去修正被扭曲的镜像,为无法开口的民众发声。作为一名文学斗士,加莱亚诺一生都在致力为拉丁美洲的历史溯本清源,他力图以文字为见证,瓦解世人的误读,他为拉丁美洲留下了良心。

## 老虎索因卡的愤怒之诗

□远 洋

乱蓬蓬的地狱烟口,黑色的剧痛之雷  
粗糙乱云般羊毛的聚集——我的头,老兄!——  
蘸着沥青的刷子,越过光的手指的往昔化石——直到……

### ——《给我最早的白发》

这就是索因卡在《给我最早的白发》一诗中描绘的“怒发冲冠”的自画像。中国民间常说“相由心生”,这话用到索因卡身上也挺合适。他早年就嫉恶如仇,三次入狱,坐牢多年,长期流亡。索因卡一贯以大胆直言著称,经常批评尼日利亚政府,也谴责其他国家的暴政。他的许多著作都有明显的反对独裁专制的论调,这些激进言论经常使他身处险境,也同样令他声名远播。他不仅因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非洲的莎士比亚”,也因为敢于伸张正义被尊崇为“非洲的良心”、“老虎索因卡”。

诗如其人。在索因卡的诗歌中,字字行行都蕴藏着闪电、潜行着火地,且时有雷霆震怒、火山爆发。正如鲁迅所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读他的诗,令人联想起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所说“愤怒出诗人”的名言,也印证了清代诗人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诗观。

大地破晓在一只毛茸茸的春天手臂上,独自一棵棕榈在枕头那边,枪尖般竖起一片警戒的呆板棕榈叶,刺穿发型高耸的风

### ——《黎明》

索因卡是一个有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诗人,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非洲大地,植根于非洲历史与现实的土壤,自觉担当启蒙重任,他说:“在尼日利亚,文学就是政治的。我也可以说,有时写作会强烈地受制于一种无法阻挡的、必须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责任感。”他主张,“作家写作要反映社会现实,要对社会进行反思,诗人、艺术家无法游离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反映社会现实,只能是一种逃避主义”。作为先行者和拓荒者,索因卡一方面投身于政治斗争,一方面以笔做武器,抨击社会黑暗,并号召和激励同伴,“必须在黎明出发”。

旅行者,你必须在黎明出发。在狗鼻子般湿漉漉的大地上擦拭你的双脚。

### ——《死于黎明》

《黎明》《死于黎明》《在我们周围,黎明》《罗奥平原》《最后一盏灯》等多首诗歌,描写“大地破晓在/一只毛茸茸的春天手臂上”,“流血的地平线”,“太阳的烟道……/黎明时湖的灰色唇膏”,苦苦呼唤非洲大地的黎明,愿意成为“最后一盏灯”,成为在黑夜的皮肤上流血的“一道切口”;在飞向光明的航程中,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我是驰向寂静之巅的渴望之光;/当太阳爆发时,在野兽突然的爆裂里,/我是一杯纯粹的灰烬”。

对底层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境遇,索因卡寄予深切的同情,“把无数灵魂汇合成一首歌倾诉”(《黑人歌手》)。非洲很多地方至今仍然实行一夫多妻制,妇女不仅承担着繁重的生产劳动,而且受歧视受压迫受奴役,种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社会现象使她们饱受摧残。索因卡在《黑夜的哭泣》中书写一个女人的悲伤:

当她要撞碎土地的时候,悲伤于疯狂的捶打中,在她跪下的地方,模具般压出她前额的形状。

捶胸顿足,呼天喊地,但“没有星星将她的哀怜抚慰/苍天从痛苦里后退/这夜的黑暗也不会/把她庇护。反抗退却/不毛之地,天堂不可能/对伤疤质疑,倾倒古老的天平/以证明她所分担的痛苦”。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下,她所遭遇的不公只能埋葬在黑暗里,她的痛苦无法得到缓解和慰藉,最后,不是寻短见,就是还得像“一条伤残的蛇,她缓慢/而吃力地爬过海湾,重新进入那作呕的/悲伤发源地”,回归暗无天日的生

活。在闪光的炮弹片里,你要问今晚酒如何?黑暗,女士黑暗是更深伤口的标志

再次充满预示这深切而沉默的创伤这残酷时代的黑暗之酒——《黑人歌手》

索因卡的诗句悲愤、沉郁而又隽永,他的愤怒也源于最深切的爱,因为爱之



沃莱·索因卡

深,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驼背道格比》:

白天,俯身在公共排水沟紧张地沐浴或冲洗棉花洞,一只蚂蚁负重地喘息在一个孩子纠结的潦草笔迹上

泰然自若的裸体主义者路边的疯子。……但他瘦削的臀部钟楼一般敲响道格比身上纯粹的音调一条马的阴茎垂到弯弯的双膝在他的大腿上旁敲侧击着

夜晚他晃荡,一只沉默的木桶;在他孤独的浮雕上灯光的鸽蛋从黑暗中跳进跳出,他穿着小丑的装束漫步。

这首诗堪称黑色幽默的杰作。以喜剧手法描写一个流浪汉悲剧的人生,刻画了一个穷困潦倒、落拓不羁的丑角形象,表现了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正常人生活幻想破灭后的惶恐、自我挣扎的徒劳以及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

《根》《夜晚与一只蟑螂交谈》等一系列长诗里,索因卡深入挖掘非洲文化的厚土,用锋利的手术刀解剖民族劣根,以期割去毒瘤,收到“刮骨疗毒”之效,如杜鹃啼血,惕厉、殷切,试图去唤醒愚昧麻木的心灵。他在诗中揭示那些“腐败的气泡”、“罪恶的熔潭”、“贪婪的攫取”,为的是“在岁月熔炉中我们寻求/驱除民族幸福的杂质”——

我们寻求用相互信赖的语调说话在洁净的微风中驱散古代迷雾去清扫低地壁垒的路径锻造新现实,解放古代和现代的巫师

投射扭曲的影子的我们的土地

### ——《夜晚与一只蟑螂交谈》

在《曼德拉的土地》专辑里,既有对专制独裁、强权暴政及恶势力的憎恨和愤怒,也有对从事黑人解放事业的“自己人”的善意嘲讽和劝勉。这些诗歌意象密集,语言辛辣,寓意深刻,包含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内容,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索因卡在诗歌艺术上是一个“先锋派”,几乎吸纳了现代派诗歌的各种元素,而又能独树一帜。虽然主要是由于戏剧创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诗歌成就并不逊色,同样充满探索性。他说,“我非常看重诗人的桂冠,至今仍在写作。当一首诗写成初稿后,从修改到定稿时常还需花费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从语言修炼到诗,这是个艰苦的过程,世界也在诗里迅疾地移动,直到‘充满’为止。诗一旦孕育,就能产生出一种奇怪的放射物,它能够在我的生活中一段严酷时期里,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勇气和艺术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索因卡的艺术成就做了总结概括:“在语言的应用上,沃莱·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并把这些充分运用于机智的对话、讽刺和怪诞的描述、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活力的散文之中。它的作品洋溢着勃勃生气,促人奋进。沃莱·索因卡的作品尽管纷繁复杂,却条理清楚,强劲有力。”

当代中外诗人中,就风格和思想深度而言,鲜有人可以与索因卡类比。他的诗总是使我联想到杜甫和鲁迅。他的意象突兀奇崛,语言精练凝重,他的忧愤深广、冷峻尖锐和沉郁顿挫,对读者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 书 讯

### 《悲伤与理智》中文版出版

5月24日恰逢俄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诞生75周年。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布罗茨基的最后一本散文集《悲伤与理智》,该书可谓是他的“天鹅绝唱”。

布罗茨基是少数几个横跨英语—俄语两个语种的文豪之一。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一直桂冠以“俄语诗人”之称谓;他在1972年自前苏联到西方后,始终坚持用俄语写作,并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被称作“最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小于—》就震动了英语文坛,而他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更是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之作。通过该散文集,读者可以全面认识布罗茨基散文的内容、形式、风格和特色,深入理解布罗茨基创作中诗歌和散文两大体裁间的关系。《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21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诗文赏析、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诉诸共同的主题:“诗和诗人”,可以说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其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此次翻译出版的《悲伤与理智》是该书在国内的首个中文译本,填补了翻译文学界的空白。译者刘文飞是将布罗茨基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先驱,1998年,由他翻译的《文明的孩子》中就有4篇作品选自《悲伤与理智》。

(宋 金)

